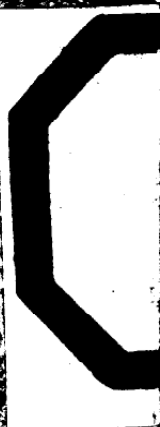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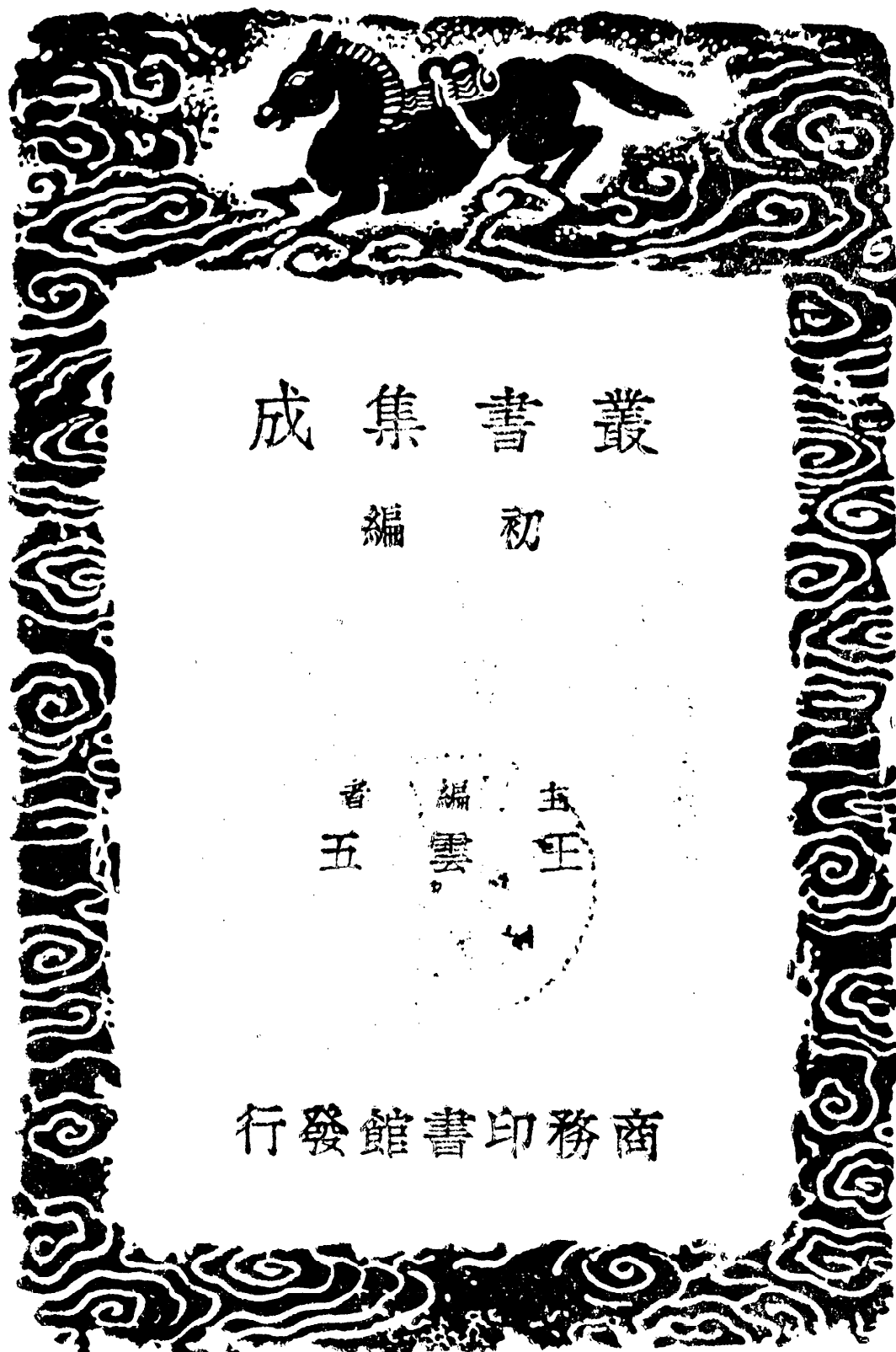


蘇氏易傳

卷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五王編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氏易傳

蘇軾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津逮
秘書及學津討源皆收有此書
津逮本多訛脫處學津依焦弱
候序本校刊故據以排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東坡易傳九卷。宋蘇軾撰。是書一名毘陵易傳。陸游老學菴筆記。謂其書初遭元祐黨禁。不敢顯題軾名。故稱毘陵先生。以軾終於常州故也。蘇籀欒城遺言。記蘇洵作易傳。未成而卒。屬二子述其志。軾書先成。輟乃送所解於軾。今蒙卦猶是輟解。則此書實蘇氏父子兄弟合力爲之。題曰軾撰。要其成耳。籀又稱洵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因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故朱子謂其惟發明愛惡相攻。情僞相感之義。而議其粗疎。胡一桂記晁說之之言。謂軾作易傳。自恨不知數學。而其學又雜以禪。故朱子作雜學辨。以軾是書爲首。然朱子所駁。不過一十九條。其中辨文義者四條。又一條謂蘇說無病。然有未盡其說者。則朱子所不取者。僅十四條。未足以爲是書病。況朱子語類。又嘗謂其於物理上亦有看得著處。則亦未嘗竟廢之矣。今觀其書。如解乾卦彖傳性命之理諸條。誠不免杳冥恍惚。淪於異學。至其他推闡理勢。言簡意明。往往足以達難顯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蓋大體近於王弼。而弼之說惟暢玄風。軾之說多切人事。其文辭博辨。足資啓發。又烏可一概屏斥耶。李衡作周易義海撮要。丁易東作周易象義。董真卿作周易會通。皆採錄其說。非徒然也。明焦竑初得舊本。刻之烏程。閔齊伋以朱墨板重刻。頗爲工緻。而無所校正。毛晉又刻入津逮祕書中。三本之中。毛本最舛。如漸卦上九。併經文皆改爲鴻漸于逵。則他可知矣。今以焦本爲主。猶不甚失其真焉。

蘇氏易傳卷之一

宋蘇軾子瞻著

三三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

乾之所以取于龍者以其能飛能潛也飛者其正也不得其正而能潛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飛者龍之正行也天者龍之正處也見龍在田明其可安而非正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非龍德歟曰否進乎龍矣此上下之際禍福之交成敗之決也徒曰龍者不足以盡之故曰君子夫初之所以能潛二之所以能見四之所以能躍五之所以能飛皆有待於三焉甚矣三之難處也使三不能處此則乾喪其所以爲乾矣天下莫大之福不測之禍皆萃於我而求決焉其濟不濟間不容髮是以終日乾乾至於夕而猶惕然雖危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下之上上之下其爲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均也而至於九四獨躍而不惕者何哉曰九四既進而不可復反者也退則入於禍故教之躍其所以異於五者猶有疑而已三與四皆禍福雜故

有以處之然後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今之飛者昔之潛者也而誰非大人歟曰見大人者皆將有求也惟其處安居正而後可以求得九二者龍之安九五者龍之正也。

上九亢龍有悔。

夫處此者豈无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皆非必然者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見羣龍明六爻皆然也蔡墨云其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古之論卦者以定論爻者以變姤者初九之變也同人者九二之變也有者九五之變也夬者上九之變也各指其一而坤則六爻皆變吾是以知用九之通六爻也用六亦然。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此論元也元之爲德不可見也其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爲能統之此所以爲元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

此所以爲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此所以爲利也。生而成之。乾之終始也。成物之謂利矣。

時乘六龍以御天。

飛潛見躍。各適其時以用我。剛健之德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此所以爲貞也。

保合大和。乃利貞。

通言之也。貞。正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无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爲貞也。世之論性命者多矣。因是請試言其麤。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識也。瞽者未嘗有見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識也。則又以一物狀之。夫以一物狀之。則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无見。故告之以一物而不識。又可以多物眩之乎。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夫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脩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亡焉。是豈非性也哉。君子之至於是。用是爲道。則去聖不遠矣。雖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則其爲道常二。猶器之用於手。不如手之

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於是則謂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禍福莫非命者。雖有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於道。至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情者性之動也。汭而上。至於命。沿而下。至於情。无非性者。性之與情。非有善惡之別也。方其散而有爲。則謂之情耳。命之與性。非有天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則謂之命耳。其於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爲利。性以爲貞。其言也互見之。故人莫之明也。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夫剛健中正。純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爲。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則爻也。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爻爲情。則卦之爲性也明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以各正性命爲貞。則情之爲利也亦明矣。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言其變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至於此則无爲而物自安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夫天豈以剛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蠹。故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嫻。強則日長。嫻則日消。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王弼曰。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反復皆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

陰陽和而物生曰嘉。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禮非亨則偏滯而不合。義非利則慘冽而不和。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王弼曰。不爲世所易。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凡可以閑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盡去。則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謂閑邪存其誠。不然。則言之信謹。蓋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

修辭者行之必可言也。修辭而不立誠。雖有業不居矣。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至之爲言往也。終之爲言止也。乾之進退之決在三。故可往而往。其幾可止而止。其義。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燥濕不與水火期。而水火卽之。龍虎非有求於風雲。而風雲應之。聖人非有意於物。而物莫不欲見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明龍之在天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王弼曰。下无陰也。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

夫賢人者。下之而後爲用。

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

時之所舍。故得安於田。

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王弼曰。夫能全用剛直。放遠善柔。非天下至治。未之能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以无首爲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君子度可成則行。未嘗无得也。故其行也。日有所見。日可見之行也。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或者未必然之辭也。其躍也未可必。故以或言之。非以或爲惑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三三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龍變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爲人用而又牝焉。順之至也。至順而不貞。則陷於邪。故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坤之爲道。可以爲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爲和。而不可以爲倡。故君子利有攸往。往求用也。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主。此所以爲利也。西與南。則兌也。離也。以及於巽。吾朋也。東與北。則震也。坎也。以及於乾與艮。非吾朋也。兩陰不能相用。故必離類絕朋。而求主於東北。夫所以離朋而求主者。非爲邪也。故曰安貞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未必无君德。其所居之勢。宜爲臣者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爲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產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動也爲直，居中而推其直爲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爲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无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有陽德，苟用其陽，則非所以爲坤也。故有章而含之，坤之患弱而不可以正也。有章則可以爲正矣。然以其可正而遂專之，則亦非所以爲坤也。故從事而不造事，无成而代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爲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於下，以始至於上爲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於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羅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黃而非裳，則君也。裳而非黃，則臣爾。非賢臣也。六五陰之盛，而有陽德焉，故稱裳以明其臣。稱黃以明其德。夫文生於相錯，若陰陽之專一，豈有文哉？六五以陰而有陽德，故曰文在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至於此，則非陰之所能安矣。陰雖欲不戰而不可得，故曰其道窮也。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易以大小言陰陽。坤之順，進以小也。其貞，終以大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耳。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故曰沈潛剛克，至靜而德方。

夫物圓則好動，故至靜所以爲方也。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惟其順也，故能濟其剛。如其不順，則辨之久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小人惟多愧也，故居則畏，動則疑。君子必自敬也，故內直推其直於物，故外方。直在其內，方在其外，隱然如名師良友之在吾側也，是以獨立而不孤，夫何疑之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方其變化，雖草木猶蕃，及其閉也，雖賢人亦隱。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之色也。通是理，然後有是色也。君子之得位，如人之有四體，爲己用也。有手而不能執，有足而不能馳，神不宅其體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嫌也，疑也，皆似之謂也。陰盛似陽，必戰。方其盛也，似无陽焉，故雖陰而稱龍，然猶未離其陰陽之類也。故稱血以明其雜。若陰已變而爲陽，則无復玄黃之雜矣。

三三 賁下坎上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因世之屯，而務往以求功，功可得矣，而爭功者滋多。天下之亂愈甚，故勿用有攸往。雖然，我則不往矣。

而天下之欲往焉者皆是也。故利建侯。天下有侯。人各歸安其生。雖有往者。夫誰與爲亂。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屯有四陰。屯之義也。其二陰以無應爲屯。其二陰以有應而不得相從爲屯。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方其作也。充滿潰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若將害之。霽而後見其功也。天之造物也。豈物物而造。蓋草略茫昧而已。聖人之求民也。豈人人而求之。亦付之諸侯而已。然以爲安而易之。則不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以貴下賤。有君之德而無其位。故盤桓居貞。以待其自至。惟其無位。故有從者。有不從者。夫不從者。彼各有所爲貞也。初九不爭以成其貞。故利建侯。以明不專利而爭民也。民不從吾。而從吾所建。猶從吾耳。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欲從五。而內忘於初。故屯遭不進也。夫初九屯之君也。非寇也。六二之貞於五也。知有五而已。苟異於五者。則吾寇矣。吾焉知其德哉。是故以初爲寇。曰吾非與寇爲婚媾者也。然且不爭而成其貞。則初九之德至矣。

六三。卽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卽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勢可以得民從而君之者。初九是也。因其有民從而建之。使牧其民者。九五也是也。苟不可得而強求焉。非徒不得已。後必有患。六三非陽也。而居於陽。无其德而有求民之心。將以求上六之陰。譬猶无虞而以卽鹿。鹿不可得。而徒有入林之勞。故曰君子幾不如舍之。幾殆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僭。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方未知所從也。而初來求僭。從之。吉可知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无正主。惟下之者爲得民。九五居上。而專於應。則其澤施於二而已。夫大者患不廣博。小者患不貞。一故專於應。爲二則吉。爲五則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三非其應。而五不足歸也。不知五之不足歸。惑於近而不早自附於初九。故窮而至於泣血也。

三三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者有蔽於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雖甚。終不能沒其正。將戰於內。以求自達。因其欲達而一發之。迎其正心。彼將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達而強發之。一發不達。以至於再三。雖有得。非其正矣。

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彼將內患其蔽。卽我而求達。我何爲求之。夫患蔽不深。則求達不力。求達不力。則正心不勝。正心不勝。則我雖告之。彼无自入焉。故初筮告者。因其欲達而一發之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發之不待其欲進。而至於再三也。蒙亨以亨行者。言其一通而不復塞也。夫能使之一通而不復塞者。豈非時其中之欲達而一發之乎。故曰時中也。聖人之於蒙也。時其可發而發之。不可則置之。所以養其正心而待其自勝也。此聖人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求發也。育德者。不發以養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所以發蒙者。用於未發。旣發則无用。旣發而用者。瀆蒙也。桎梏者。用於未刑。旣刑則說。旣刑而不說者。瀆刑也。發蒙者。慎其初。不可使至瀆。故於初云爾。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童蒙若无能爲也。然而容之。則足以爲助。拒之。則所喪多矣。明之不可以无蒙。猶子之不可以无婦。子而无婦。不能家矣。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王弼曰。童蒙之時。陰求於陽。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爲體。正行以待命者也。見剛夫。

而求之。故曰不有躬也。施之於女。行不順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實陽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六五之位尊矣。恐其不安於童蒙之分。而自強於明。故教之曰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以剛自高而下臨弱。故至於用擊也。發蒙不得其道。而至於用擊。過矣。故有以戒之。王弼曰。爲之捍禦。則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則物咸叛矣。

三三乾下坎上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謂九五也。乾之欲進。凡爲坎者皆不樂也。是故四與之抗。傷而後避。上六知不可抗。而敬以求免。夫敬以求免。猶有疑也。物之不相疑者。亦不以敬相攝矣。至於五則不然。知乾之不吾害。知己之足以御之。是以內之而不疑。故曰有孚。光亨。貞吉。光者物之神也。蓋出於形器之表矣。故易凡言光。光大者。皆其見遠知大者也。其言未光。未光大者。則隘且陋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見險而不廢其進。斯有功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乾之剛爲可畏也。坎之險爲不可易也。乾之於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於乾，敬之則吉，抗之則傷。二者皆能相懷也。惟得廣大樂易之君子，則可以兼懷而兩有之。故曰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尚遠於坎，故稱郊。處下不忘進者，乾之常也。遠之不惰，近之不躁，是爲不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廣衍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漸近則爲沙，逼近則爲泥。於沙則有言，於泥則致寇。坎之爲害也如此，然於有言也，告之以終吉，於其致寇也，告之以敬慎不敗，則乾以見險而不廢其進爲吉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者，抗之而傷也。出自穴者，不勝而避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敵至而不忘，非有餘者不能。夫以酒食爲需，去備以相待者，非二陰之所能辦也。故九五以此待乾，乾

必心服而爲之用。比所以正而獲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乾已克四而達於五矣。其勢不可復抗。故入穴以自固。謂之不速之客者。明非所願也。以不願之意而固守以待之。可得爲安乎。其所以得免於咎者。特以敬之而已。故不如五之當位而猶愈於四之大失也。

三三坎下乾上。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

初六信於九四。六三信於上九。而九二塞之。故曰有孚窒。而九四上九亦不能置而不爭。此訟之所以作也。故曰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九二知懼。則猶可以免。故曰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言其來則息訟而歸矣。終之則凶。

利見大人。尙中正也。

謂九五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夫使川爲淵者。訟之過也。天下之難。未有不超於爭。今又欲以爭濟之。是使相激爲深而已。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王弼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無訟在於謀始。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訟自息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處二陰之間。欲兼有之。初不予而強爭焉。初六有應於四。不永事二而之四。以爲從強求之。二不若從有應之四也。二雖有言。而其辯則明。故終吉。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若事二。則相從於訟。無已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初六六三。本非九二之所當有也。二以其近而強有之。以爲邑人力征而心不服。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故九二不克訟而歸。則初六六三皆棄而違之。失衆知懼。猶可少安。故无眚。眚。災也。其曰逋。其邑人三百戶者。猶曰亡其邑人三百戶云爾。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與上九爲應。二與四欲得之。而強施德焉。夫六三之應於上九者。天命之所當有也。非爲其有德於我也。雖二與四之德。不能奪之矣。是以食舊德不從其配。食者。食而忘之不報之謂也。猶曰食言云爾。與二陽近。而不報其德。故厲而後吉。或從王事。无成者。有討於其舊。從之可也。成之過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命之所當得者。初六而已。近於三而強求之。故亦不克訟。然而有初之應。退而就其命之所當得者。自改而安於貞。則猶可以不失其有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處中得位。而无私於應。故訟者莫不取曲直焉。此所以爲元吉也。

上九或錫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六三。上九之配也。二與四嘗有之矣。不克訟而歸於上九。上九之得之也。譬之鞶帶。奪諸其人之身而已。服之於人情有赧焉。故終朝三褫之。既服之矣。則又褫之。愧而不安之甚也。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告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夸其能。不勝者自恥其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吾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眚。止訟之道也。

三三坎下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

丈人。詩所謂老成人也。夫能以衆正。有功而无後患者。其惟丈人乎。故彖曰吉又何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用師猶以藥石治病。故曰毒天下。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兵不可一日无。然不可觀也。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而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无震。故地中有水。師。言兵當如水行於地中。而人不知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不可以不律也。否則雖臧亦凶。夫以律者。正勝也。不以律者。奇勝也。能以奇勝。可謂臧矣。然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夫師出不先得主於中。雖有功。患隨之矣。九二有應於五。是以吉而无復有咎。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賞有功而萬邦懷之。則其所賞皆以正勝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九二體剛而居柔。體剛則威。居柔則順。是以无專權之疑。而有錫命之寵。六三體柔而居剛。體柔則威不足。居剛則勢可疑。是以不得專其師。而爲或者之衆主之也。故凶而无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得位而无應。无應則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无咎。行師之法。欲左皆高。故左次。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夫以陰柔爲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爾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使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與衆主之此多疑之故也臣待命而行可謂正矣然將在軍則不可故曰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夫師始終之際聖人之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將錄其一勝之功而以爲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邪小人之功邪

三三坤下坎上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比吉比未有不吉者也然而比非其人今雖吉後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從也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元始也始既已從之矣後雖欲變其可得乎故曰元永貞始既已從之則終身爲之貞知將終身貞之故再筮而後從孰爲可從者非五歟故曰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不寧方來。謂五陰也。五陰不能自安。而求安於五。
後夫凶。其道窮也。

窮而後求比。其誰親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五陰皆求比於五。初六最處其下。而上无應。急於比者也。夫急於求人者。必盡其誠。故莫如初六之有信也。五以其急於求人也。而忽之。則來者懈矣。故必比之。然後无咎。是有信者。其初甚微且約也。其小盈缶而已。然而因是。可以致來者。故曰終來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言致他者。初六之功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以應爲比。故自內。於二可謂貞吉不自失者。於五則陋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近者皆陰。而遠无應。故曰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上謂五也。非應而比。故曰外比。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王弼曰：爲比之主，而有應在二，顯比者也。比而顯之，則所親者狹矣。夫无私於物，惟賢是與，則去之與來，皆无失也。三驅之禮，禽逆來趨己，則舍之；背己而走，則射之。愛於來而惡於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顯比而居王位，用三驅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討有常，伐不加邑，動必討叛。邑人无虞，故不誡也。此可以爲上之使，非爲上之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首，猶言无素也。窮而後比，是无素也。

三三乾下巽上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謂六四也。六四之謂小矣。五陽皆爲六四之所畜，是以大而畜於小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未畜而亨，則巽之所以畜乾者，順之而已。

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乾之爲物，難乎其畜之者也。畜之非其人，則乾不爲之用。雖不爲之用，而眷眷焉不決去之，卒受其病者，小畜是也。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夫陽施於陰，則爲雨。乾非不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然其爲

物也。健而急於用，故進而嘗試焉。既已爲密雲矣，能爲密雲而不能爲雨，豈真不能哉？不欲雨也。雨者乾之有爲之功也，不可以輕用。用之於非其人，則喪其所以爲乾矣。乾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是以遲疑而重發之。欲之於巽而未決，故次於我之西郊。君子是以知乾之終病也。既已爲雲矣，則是欲雨之道也。能終不雨乎？既已次於郊矣，則是欲往之勢也。能終不往乎？雲而不雨，將安歸哉？故卦以爲不雨，而又不免於雨者，勢也。君子之於非其人也，望而去之，況與之爲雲乎？既以爲雲矣，又可反乎？乾知巽之不足與雨矣，而猶往從之，故曰密雲不雨，尙往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夫畜己而非其人，則君子不可以有爲。獨可以雍容講道，如子夏之在魏，子思之在魯可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陽之畜乾也，厲而畜之，厲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將盈其氣而作之爾。陰之畜乾也，順而畜之，順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將卽其安而縻之爾。故大畜將以用乾，而小畜將以制之。乾進而求用，則可進而受制，則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爲吉。小畜之乾，以之巽爲凶。乾之欲去於巽，必自其交之未深也。去之則易。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進而嘗之，知其不可，反循故道而復其所，則无咎。九二交深於初九矣，故其復也，必自引而後脫。蓋已難矣，然猶可以不自失也。至於九三，其交益深而不可復，則脫輻而與之。

處與之處可也。然乾終不能自革其健而與巽久處而无尤也。故終於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凡巽皆陰也。六四固陰矣。九五上九其質則陽。其志則陰也。以陰畜乾。乾知其不可也。易以質陽而志陰者畜乾。乾知其不可也。難何則？不知其志而見其類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六四之所孚者初九也。初九欲去之。六四欲畜而留之。陰陽不相能。故傷而去。懼而出也。以其傷且懼。是以知陰之畜乾。其欲害乾之意見於外也。如此以其爲害也淺。而乾去之速。故无咎。若夫九五之畜乾也。則不然。所孚者既已去我矣。我且挽援而留之。若中心誠好之然。此乾之所以眷眷而不悟。自引而後脫。二者皆欲畜乾而制之。顧力不能。是以六四與上合志。而九五以其富附其鄰。并力以畜之。鄰上九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世。宜不雨者也。九三之於上九。其勢不得不雨者。以密雲之不可反。而舍上九則无與雨也。既已與之雨。則爲其人矣。可不爲之處乎？乾非德不止。九五上九質陽而志陰。故能尚德以載乾。尚德者非真有德之謂也。九五上九知乾之難畜。故積德而共載之。此陽也。而謂之婦。明其實陰也。以上畜下。故貞。乾不心服。故厲。以陰勝陽。故月幾望。君子之征。自其交之未合。則无咎。既已與之雨矣。而去之。則彼疑我矣。疑則害之。故凶。

三三兌下乾上。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

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所以爲履者。以三能履二也。有是物者不能自用。而无者爲之用也。乾有九二。乾不能用。而使六三用之。九二者虎也。虎何爲用於六三而莫之咥。以六三之應乎乾也。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應乎乾者。猶可以用二。而乾親用之。不可何哉。曰乾剛也。九二亦剛也。兩剛不能相下。則有爭。有爭則乾病矣。故乾不親用。而授之以六三。六三以不授之柔。而居至寡之地。故九二樂爲之用也。九二爲三用。而三爲五用。是何以異於五之親用二哉。五未嘗病。而有用二之功。故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夫三與五合。則三不見咥。而五不病。五與三離。則五至於危。而三見咥。卦統而論之。故言其合之吉。爻別而觀之。故見其離之凶。此所以不同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履六爻皆上履下也。所履不同。故所以履之者亦異。初九獨无所履。則其所以爲履之道者。行其素所願而已。君子之道。所以多變而不同者。以物至之不齊也。如不與物遇。則君子行願而已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之用大矣。不見於二。而見於三。三之所以能視者。假吾目也。所以能履者。附吾足也。有目不自以爲明。有足不自以爲行者。使六三得坦途而安履之。豈非才全德厚。隱約而不愠者歟。故曰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者之視。跛者之履。豈其自能哉。必將有待於人而後能。故言跛眇者。以明六三之无能而待於二也。二虎也。所以爲吾用而不吾噬者。凡以爲乾也。六三不知其眇而自有其明。不量其跛而自與其行。以虎爲畏已。而去乾以自用。虎見六三而不見乾焉。斯噬之矣。九二有之而不居。故爲幽人。六三无之而自咎。故爲武人。武人見人之畏已。而不知人之畏其君。是以有爲君之志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愬愬懼也。九二之剛。用於六三。故三雖陰而九二之虎在焉。則三亦虎矣。雖然。非誠虎也。三爲乾用。而二輔之。四履其上。可无懼乎。及其去乾以自用。而九二叛之。則向之所以爲虎者亡矣。故始懼終吉。以九四之終吉。知六三之衰也。六三之衰。則九四之志得行矣。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二之剛。不可以剛勝也。惟六三爲能用之。九五不付之於三。而自以其剛決物。以此爲履危道也。夫三與五之相離也。豈獨三之禍哉。雖五亦不能无危。其所以猶得爲正者。以其位君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三與五其始合而成功。其後離而爲凶。至於上九。歷見之矣。故視其所履。考其禍福之祥。知二者之不可一日相離也。而復其舊。則元吉旋復也。

蘇氏易傳卷之二

三三乾下坤上泰。小往大來。吉亨。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始於復而至於泰。泰而後爲大壯。大壯而後爲夬。泰之世。不若大壯與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盡。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無歸。其勢必至於爭。爭則勝負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无措。然後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爲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材也。物至於泰。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因天地之道而材成之。卽天地之宜而輔相之。以左右民。使不入於否而已。否未有不自其已甚者始。故左右之。使不失其中。則泰可以常有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弼曰。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相連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於外。初爲類首。舉則類從。故曰以其彙。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

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擯三陰於外。此陰之所不能堪也。陰不能堪。必疾陽。疾陽。斯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無用者也。有用者。用之。無用者。容之。不遐棄也。此所以懷小人爾。以君子而懷小人。其朋以爲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於六五。有大援於上。君子所以愈安也。雖亡其朋。而卒賴以安。此所以爲光大也。

九二。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乾本上也。坤本下也。上下交。故乾居於內。而坤在外。苟乾不安其所。而務進以迫坤。則夫順者。將至於逆。故曰无平不陂。坤不獲安於上。則將下復以奪乾。乾之往。適所以速其復也。故曰无往不復。當是時也。坤已知難而貞於我。則可以无咎之矣。九三之所孚者。初與二也。以其所孚者爲樂。進以迫坤而重違之。則危矣。故教之以勿恤其孚。而安于食。是以有泰之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王弼曰。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六五上六。皆失其故處而樂下者。故翩翩相從。不必富而能用其鄰。不待戒而自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妹。女之少者也。易女少而男長。則權在女。六五以陰居尊位。有帝乙歸妹之象焉。坤樂下復。下復而奪乾。乾則病矣。而亦非坤之利也。乾病而疾。坤亦將傷焉。使乾不病。坤不傷。莫如以輔乾之意。而行其

下復之願。如帝女之歸其夫者。帝女之歸也。非求勝其夫。將以祉之。坤之下復。非以奪乾。將以輔之。如是而後可。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取土於隍。而以爲城。封而高之。非城之利。以利人也。泰之所以厚坤於外者。非以利坤。亦以衛乾爾。坤之在上。而欲復於下。猶土之爲城。而欲復於隍也。有城而不能固之。使復於隍。非城之罪。人之過也。故勿用師。上失其衛。則下思擅命。故自邑告命。邑非所以出命也。然旣以失之矣。從而懷之。則可。正之則吝。

三三。坤下乾上。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君子道消。雖有國。與无同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自泰爲否也。易。自否爲泰也。難。何也。陰陽易位。未有不志於復。而其旣復。未有不安其位者也。故泰有征而否无征。夫苟无征。則是終无泰也。而可乎。故坤處內而不忘貞於乾。斯以爲泰之漸矣。故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陰得其位。欲包羣陽。而以承順取之。上說其順。而不知其害。此小人之吉也。大人之欲濟斯世也。苟出而爭之上。則君莫之信。下則小人之所疾。故莫如否。大人否而退。使君子小人之羣不相亂。以爲邪之勝正也。常於交錯未定之間。及其羣分類別。正未有不勝者也。故亨。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三本陽位。故包承羣陽而知羞之矣。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之居否。患无自行其志爾。初六有志於君。而四之應。苟有命我。无庸咎之矣。故君子之疇。獲離其福。疇類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九五大人之得位。宜若甚安且強者也。然其實制在於內。席其安強之勢。以與小人爭而求勝。則不可。故曰休否。大人吉。恃其安強之勢。而不虞小人之內勝。亦不可。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休否者。所謂大人否也。小人之不吾敵也。審矣。惟乘吾急。則有以幸勝之。利在於急。不在於緩也。苟否而不爭。以休息之。必有不吾敵者見焉。故大人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至於此。不可復因。非傾蕩掃除。則喜無自至矣。

三三離下乾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此專言二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此言五也故別之。

利涉大川乾行也。

野者无求之地也。立於无求之地。則凡從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誠同。可謂同人乎。故天與人同。物之能同於天者。蓋寡矣。天非求同於物。非求不同於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誠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水之於地爲比。火之與天爲同人。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爲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故君子以類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初九自內出同於上。上九自外入同於下。自內出。故言門。自外入。故言郊。能出其門而同於人。不自用。

者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凡言媾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九五爲媾，九三爲宗。從媾，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欲從者，媾也；而宗欲得之，正者遠而不相及，不正者近而足以相困。苟不能自力於難，而安於易，以同乎不正，則吝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六二之欲同乎五也，歷三與四而後五，故三與四皆欲得之。四近於五，五乘其墉，其勢至迫而不可動，是以雖有爭二之心，而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知困而不攻，反而獲吉也。凡三之於五也，稍遠而肆焉，五在其陵，而不在其墉，是以伏戎于莽而伺之，既已起戎矣，雖欲反，則可得乎？欲興不能，欲歸不可，至於三歲，行將安人，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由此觀之，豈以用師而少五哉？夫以三四之強而不能奪，始於號咷而卒達於笑，至於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所以知二五之誠同也。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爲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同而爲

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則雖有堅強之物。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斷金。蘭之有臭。誠有之也。二五之同。其心誠同也。故曰其臭如蘭。上九同人于郊。無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物之同於乾者已寡矣。今又處乾之上。則同之者尤難。以其无所苟同。則可以无悔。以其莫與共立。則志未得也。

三三乾下離上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謂五也。大者皆見有於五。故曰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以健濟明。可以進退善惡。順天之休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二應於五。三通於天子。四與上近焉。獨立无交者。惟初而已。雖然。无交之爲害也。非所謂咎也。獨立无恃而知難焉。何咎之有。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明惟初九爲然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大車虛而有容者。謂五也。九二足以有爲矣。然非六五虛而容之。雖欲往。可得乎。積中明虛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以陽居陽。其勢足以通于天子。以小人處之。則敗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彭。三也。九四之義。知有五而已。夫九三之剛。非強也。六五之柔。非弱也。惟明者爲能辨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无備之甚者也。以其无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於外。則威削。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曰祐。曰吉。曰无不利。其爲福也多矣。而終不言其所以致福之由。而象又因其成文。无所復說。此豈真无說也哉。蓋其所以致福者遠矣。夫兩剛不能相用。而獨陰不可以用陽。故必居至寡之地。以陰附陽。而後衆予之。履之六三。大有之六五。是也。六三附於九五。六五附於上九。而羣陽歸之。二陰旣因羣陽而有功。九五上九。又得以坐受二陰之成績。故履有不疚之光。而大有有自天之祐。此皆聖賢之高致妙用也。故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信也。順也。尙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順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羣陽歸。

之六五之尙賢也。上九特履之爾。我之所履者。能順且信。又以尙賢。則天人之助。將安歸哉。故曰。聖人无功。神人无名。而大有上九不見致福之由也。

三三艮下坤上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此所以爲謙亨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所以爲君子有終也。不於其終觀之。則爭而得。謙而失者。蓋有之矣。惟相要於究極。然後知謙之必勝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取也。一之爲名。生於過也。物過然後知有謙。使物不過。則謙者乃其中爾。過與中相形。而謙之名生焉。聖人卽世之所名而名之。而其實則反中而已矣。地過乎卑。山過乎高。故地中有山。謙。君子之居是也。多者取之。謙也。寡者益之。亦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此最處下。是謙之過也。是道也。无所用之。用於涉川而已。有大難。不深自屈折。則不足以致其用。牧者。養之以待用云爾。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爲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於謙六二其鄰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雖微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性也。

九二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勞功也謙五陰一陽待是而後爲謙其功多矣艮之制在三而三親以艮下坤其謙至矣故曰勞謙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非獨以自免而已又將以及人是得謙之全者也故彖曰君子有終而三亦云。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是亦九三之所致也二近其內有配之象故曰鳴四近其外三之所向故稱撝以柔居柔而當三之所向三之所撝四之所趨也以謙撝謙孰不利者故曰无不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直者曲之矯也謙者驕之反也皆非德之至也故兩直不相容兩謙不相使九三以勞謙而上下皆謙以應之內則鳴謙外則撝謙其甚者則謙謙相迫於无窮相益不已則夫所謂衰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將使誰爲之若夫六五則不然以爲謙乎則所據者剛也以爲驕乎則所處者中也惟不可得而謂之謙不可得而謂之驕故五謙莫不爲之使也求其所以能使此五謙者而无所有故曰不富以其鄰至

於侵伐而不害爲謙。故曰利用侵伐。莫不爲之用者。故曰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其爲鳴謙一也。六二自得於心。而上六志未得者。以其所居非安於謙者也。特以其配之勞謙而強應焉。貌謙而實不至。則所服者寡矣。故雖有邑國而猶叛之。夫實雖不足。而名在於謙。則叛者不利。叛者不利。則征者利矣。王弼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

三三坤下震上豫。利建侯行師。

豫之言暇也。暇以樂之謂豫。建侯所以豫。豫所以行師也。故曰利建侯行師。有民而不以分人。雖欲豫可得乎。子重問晉國之勇。欒鍼曰。好以暇。是故惟暇者爲能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言天地亦以順動也。

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上以順動。則凡入於刑罰者。皆民之過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无義。亦未有无用者也。苟常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爲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適遇其及之而已。從而爲之說則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盡取而觀之。因其言天地以及聖人王公。則多有是言。因其所言者大而後及此者。則其言之勢也。非說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餘同者不可勝數也。又可盡以爲異於他卦而曲爲之說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所以爲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鳴。已无以致樂。而恃其配以爲樂。志不遠矣。因人之樂者。人樂亦樂。人憂亦憂。志在因人而已。所因者窮。不得不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晦之極。靜之至也。以晦觀明。以靜觀動。則凡吉凶禍福之至。如長短黑白陳乎吾前。是以動靜如此之果也。介于石。果於靜也。不終日。果於動也。是故孔子以爲知幾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以陽居陽。猶力人之馭健馬也。有以制之。夫三非六之所能馭也。乘非其任。而聽其所之。若是者。神亂於中。而目盱於外矣。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旣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

終未嘗不以遲爲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盍何不也簪固結也五陰莫不由四而豫故大有得豫有三豫二貞三豫易懷而二貞難致難致者疑之則附者皆以利合而已夫以利合亦以利散是故來者去者觀望而不至者舉勿疑之則吾朋何有不固者乎。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二與五皆貞者也貞者不志於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貞同其所以爲貞者異故二以得吉五以得疾也二之貞非固欲不從四也可則進否則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之於四也其質則陰其居則陽也質陰則力莫能較居陽則有不服之心焉大力莫能較而有不服之心則其貞足以爲疾而已三豫者皆內喪其守而外求豫者也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貞雖以爲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則恆至於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冥者君子之所宜息也豫至上六宜息矣故曰冥豫成有渝者盈輒變也盈輒變所以爲无窮之豫也三三震下兌上隨元亨利貞无咎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大時不齊。故隨之。世容有不隨者也。責天下以人人隨己而咎其貞者。此天下所以不說也。是故大亨而利貞者。貞者无咎。而天下隨時。時者上之所制也。不從己而從時。其爲隨也大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在澤中。伏而不用。故君子晦則入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物有正主之謂官。九五者六二之正主也。二以遠五而苟隨於初。五以其隨初而疑之。則官有變矣。官有變。初可以有獲也。而非其正。故官雖有變。而以從正不取爲吉也。初之取二也。得二而失五。初之不取二也。失二而得五。何也。可取而不取。歸之其正主。初信有功於五矣。五必德之。失門內之配。而得門外之交。是故捨其近配而出門。以求交於其所有功之人。其得也必多。故君子以爲未嘗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小子。初也。丈夫。五也。兼與。必兩失。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四爲丈夫。初爲小子。三无適應。有求則得之矣。然而從四正也。四近三在上。從上則順。與近則固。故係丈夫而利居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六三固四之所當有也。不可以言獲。獲者取非其有之辭也。二之往配於五也。歷四而後至。四之勢可以不義取之。取之則於五爲凶。不取則於五爲有功。二之從五也。甚難。初處其鄰。而四當其道。處其鄰不忘貞。當其道不忘信。使二得從其配者。初與四之功也。故皆言功。居可疑之地。而有功足以自明。其誰咎之。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謂二也。傳曰。嘉偶曰配。而昏禮爲嘉。故易凡言嘉者。其配也。隨之時。陰急於隨陽者也。故陰以不苟隨爲貞。而陽以不疑其叛已爲吉。六二以遠五而貳於初。九五不疑而信之。則初不敢有二。不敢叛。故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居上无應而不下隨。故拘係之。而後從。從而又維之。明強之而後從也。強之而後從。則其從也不固。故教之曰。當如王之通于西山。王文王也。西山。西戎也。文王之通西戎也。待其自服而後從之。不强以從也。

三三巽下艮。上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无爲而弊生之。謂之蠱。易曰。蠱者

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無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爲蠱，則失之矣。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上止則無爲，下莫逆而上無爲，則上下大通而天下治也。治生安，安生樂，樂生媮，而衰亂之萌起矣。蠱之災，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養其疾，至子而發也。人之情，無大患難，則日入於媮。天下旣已治矣，而猶以涉川爲事，則畏其媮也。蠱之與巽，一也。上下相順，與下順而上止，其爲媮一也。而巽之所以不爲蠱者，有九五以幹之，而蠱無是也。故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九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陽生於子，盡於巳；陰生於午，盡於亥。陽爲君子，君子爲治；陰爲小人，小人爲亂。夫一日十二干相值，支五千六而後復，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陰陽相反，故易取此以寄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申盡於巳，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辰、寅也。寅盡於亥，然後陰極而陽生蠱。无九五以幹之，則其治亂皆極其自然之勢，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巽則不然，初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譬之於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後，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於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於其彖，而言之於九五者，明此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鼓之舞之之謂振。振民使不惰。育德使不竭。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之爲災。非一日之故也。及其微而幹之初。其任也。見蠱之漸。子有改父之道。其始雖危。終必吉。故曰。有子考无咎。言无是子。則考有咎矣。孝愛之深者。其迹有若不順。其迹不順。其意順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陰之爲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之深。而幹之尤難者。寄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傷義。以是爲之難也。非九二其孰能任之。故責之二也。二以陽居陰。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可以免矣。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九三之德。與二无以異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陰。而三用之以陽。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之所居。與二无以異也。而无其德。斯益其疾而已。裕。益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父有蠱而子幹之。猶其有疾而砭藥之也。豈其所樂哉。故初以獲厲。三以獲悔。六五以柔居中。雖有幹蠱之志。而无二陽之決。故反以是獲譽。譽歸於己。則蠱歸於父矣。父之德惟不可承也。使其可承。則非蠱矣。蠱而承德。是以无巽九五後庚之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

三三兌下坤上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復而陽生。凡八月而二陰至，則臨之二陽盡矣。方長而慮消者，戒其速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澤所以容水，而地又容澤，則無不容也。故君子爲無窮之教，保無疆之民。記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弊。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有應爲咸臨。咸，感也。感以臨，則其爲臨也易。故咸臨所以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陽在下，方長而未盛也。四陰在上，雖危而尙強也。九二以方長之陽而臨衆陰，陰負其強而未順命，從而攻之，陰則危矣。而陽不能无損，故九二以咸臨之而後吉。陽得其欲，而陰免於害，故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樂而受之謂之甘。陽進而陰莫逆，甘臨也。甘臨者，居於不爭之地而後可。今居於陽，陽猶疑之，拒之固。

傷不拒猶疑之。進退无所利者。居之過也。故六三之咎。位不當而已。咎在其位。不在其人。則憂懼可以免矣。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而應於初。陽至而遂順之。故曰至臨。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見於未然之謂知。臨之勢。陽未足以害陰。而其勢方銳。陰尙可以抗陽。而其勢方卻。苟以其未足以害我而不內。以吾尙足以抗之而不受。則陽將忿而攻陰。六五以柔居尊。而應於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爲吾用。方吾有餘而柔之。故可使懷吾德。此所以爲知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强者。則可。小人以是畜君子。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爲宜用是也。大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敦。益也。內。下也。六五旣已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臨。復之六四旣已應初九矣。六五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

三三坤下巽上。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无器而民趨。不言而物喻者。觀之道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則賞爵刑罰。有設而不用者矣。寄之宗廟。則

盟而不薦者也。盟者以誠。薦者以味。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大觀在上，故四陰皆以尚賓爲事。初六童而未仕者也，急於用以自衒賈，惟器小而夙成者爲无咎。君子則吝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二遠且弱，宜處而未宜賓者也。譬之於女，利貞而不利行者也。苟以此爲觀，則是女不待禮而闕以相求，貞者之所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三上下之際也，故當自觀其生。以下進退，夫欲知其君，則觀其民，故我之生，則君之所爲也。知君之所爲，則進退決矣。進退在我，故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進退之決在六三，故自三以下利退而不利進，自三以上利進而不利退。進至於四，決不可退矣。故利用賓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此二觀所自言之者不同，其實一也。觀我生，讀如觀兵之觀。觀其生，讀如觀魚之觀。九五以其至顯觀

之於民。以我示民。故曰觀我生。上九處於至高而下觀之。自民觀我。故曰觀其生。今夫乘車於道。負者皆有不平之心。聖人以其一身擅天下之樂。厚自奉以觀示天下。而天下不怨。夫必有以大服之矣。吾以吾可樂之生而觀之人。人亦觀吾生可樂。則天下之爭心將自是而起。故曰君子无咎。君子而後无咎。難乎其无咎也。

蘇氏易傳卷之三

三三震下離上噬嗑亨利用獄。

道之衰也。而物至於相噬以求合。教化則已晚矣。故利用獄。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所以爲噬嗑者四也。否則爲頤矣。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

噬嗑之時。噬非其類而居其間者也。陽欲噬陰以合乎陽。陰欲噬陽以合乎陰。故曰剛柔分。動而明也。
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謂五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居噬嗑之時。六爻未有不以噬爲事者也。自二與五。反覆相噬。猶能戒以相存也。惟初與上。內噬三陰。而莫或噬之。貪得而不戒。故始於小過。終於大咎。聖人於此兩者。寄小人之始終。於彼四者。明相噬之得喪。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以陰居陰。至柔而不剛者也。故初九噬之。若噬膚然。至於滅鼻而不知止也。夫滅鼻而不知止者。非初之利也。非初之利。則二无咎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乾肺。乾肉。皆難噬者也。凡易以陰居陽。則不純乎柔。中有剛矣。故六三六五皆有難噬之象。夫勢之必不能拒也。則君子以不拒爲大。六二是也。六三之於九四。力不能敵。而懷毒以待之。則已陋矣。故曰小吝。出於見噬而不能堪也。故非其咎。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若以陰居陰。則无復有毒矣。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

取其堅而可畏。

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黃金。

取其居中而貴。

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九四居二陰之間。六五居二陽之間。皆處爭地而致交噬者也。夫不能以德相懷。而以相噬爲志者。惟常有敵以致其噬。則可以少安。苟敵亡矣。噬將无所施。不幾於自噬乎。由此觀之。无德而相噬者。以有

敵爲福矣。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六五噬乾肉得黃金。九四之難噬，是六三六五之得也。六五之難噬，是九四上九之得也。得之爲言，猶曰賴此以存云爾。利艱貞吉，貞厲无咎，皆未可以安居而享福也。惟有德者爲能安居而享福。夫豈賴有敵而後存邪？故曰未光也。得當者，當於二陽之間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滅趾者，止其行而已。不行猶可以无咎。滅耳則廢其聰矣，无及也。故凶。

三三離下艮上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乾之爲離，坤之爲艮，陰陽之勢數也。文明以止，離艮之德也。勢數推之天，其德以爲人，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也。故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曰泰變爲賁，此大惑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爲賁，又烏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无是言也。凡六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之彖曰：柔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

柔下損之象曰損下益上。益之象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爲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取其象。天水違行訟之類是也。取其爻。六三履虎尾之類是也。取其變。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是也。取其剛柔之相易。賁之類是也。夫剛柔之相易其所取以爲卦之一端也。遇其取者則言。不取者則不言也。又可以盡怪之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明庶政。明也。无敢折獄。止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文剛者六二也。初九九三無文者也。自六二言之。則初九其趾。九三其須也。初九之應在四。六二之文。初九之所不受也。車者所以養趾爲行文也。初九爲趾。則六二之所以文。初九者爲車矣。初九自潔以答六四之好。故義不乘其車而徒行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施陰於二陽之間。初九有應而不受。九三无應而內之。无應而內之者正也。是以仰賁其須。須者附上而與之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初九之正配四也。而九三近之。九三之正配二也。而初九近之。見近而不貞。則失其正。故九三不貞於二。而貳於四。則其配亦見陵於初九矣。初九亦然。何則。无以相賁也。自九三言之。賁我者二也。濡我者四也。我可以兩獲焉。然而以永貞於二爲吉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六四當可疑之位者。以近三也。六二以其賁賁初九。而初九全其潔。皤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潔者。凡以爲四也。四可不以潔答之乎。是以潔其車馬。翼然而往從之。以三爲寇。而莫之媾也。此四者。危疑之間。交爭之際也。然卒免於侵陵之禍者。以四之无不貞也。

六五賁于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邱園者。僻陋无人之地也。五无應于下。而上九之所賁也。故曰賁于邱園。而上九亦无應者也。夫兩窮而无歸。則薄禮可以相縻。而長久也。是以雖吝而有終。可不謂吉乎。彼苟有以相喜。則吝而吉可也。戔戔小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夫柔之文剛也。往附于剛。以賁從人者也。剛之文柔也。柔來附之。以人從賁者也。以賁從人。則賁存乎人。以人從賁。則賁存乎己。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其所賁。故曰白賁。受賁莫若白。

三三坤下艮上剝。不利有攸往。豕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見可而後動。

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身安而民與之。則剝者自衰。不與之校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陽在上。故君子以上三爻爲已載。已者牀也。故下爲剝牀。陰之長。猶水之溢也。故曰蔑辨。足之上也。牀與足之間。故曰辨。君子之於小人。不疾其有邱山之惡。而幸其有毫髮之善。剝牀以足。且及其辨矣。猶未直以爲凶也。曰蔑貞而後凶。小人之於正也。絕滅無餘。而後凶可必也。若猶有餘。則君子自其餘而懷之矣。故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小人之爲惡也。有人與之。然後自信以果。方其未有與也。則其愧而未果之際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王弼曰。羣陰剝陽。已獨協焉。雖處於剝。可以无咎。上下各有二陰。應陽則失上下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牀以膚。始及已矣。雖欲懷之。而不可得矣。故直曰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觀之世幾於剝矣。而言不及小人者。其主陽也。六五剝之主。凡剝者皆其類也。聖人不能使之无寵於其類。故擇其害之淺者許之。四以下貫魚之象也。自上及下。施寵均也。夫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矣。以宮人之寵寵之。不及以政也。不及以政。豈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聖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庶幾從之。如責之以必无。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果未有不見食者也。碩而不見食。必不可食者也。智者去之。愚者眷焉。上九之失民久矣。五陰之勢足以輶而取之。然且獨存於上者。彼特存我以爲名爾。與之合則存。不與之合則亡。君子以爲是不可食之果也。而亟去之。彼得志於上。必食其下。故君子去其上而出其下。可以得民。載於下。謂之輿。庇於上。謂之廬。廬者既剝之餘也。豈可復用哉。

三三震下坤上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

自坤爲復。謂之入。自復爲乾。謂之出。疾病也。

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坤與初九爲七。

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見其意之所向。謂之心。見其誠然。謂之情。凡物之將亡而復者。非天地之所予者不能也。故陽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長也。甫一而有餘。此豈人力也哉。傳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其所支亦不可壞也。達天不祥。必有大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復者。變易之際也。聖人居變易之際。靜以待其定。不可以有爲也。故以至日閉關。明之下。至於商旅不行。上至於后不省方。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去其所居而復歸。亡其所有而復得。謂之復。必嘗去也。而後有歸。必嘗亡也。而後有得。无去則无歸。无亡則无得。是故聖人无復。初九未嘗見其有過也。然而始有復矣。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初九也。以陰居陰。不爭之至也。退而休之。使復者得信。謂之休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以陰居陽。力不得抗。而中不願。故頻於初九之復也。外順而內不平者。危則无咎。頻。蹙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獨與初應。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憂患未至而慮之，則无悔。六五陰之方盛也，而內自度其終不足以抗初九，故因六四之獨復而附益之，以自託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乘極盛之末而用之不已，不知初九之已復也，謂之迷復。災眚者，示天之罰也。初九之復天也，衆莫不予而己獨迷焉，用之於敵，則災其國，用之於國，則災其身。極盛必衰，驟勝故敗，在其終也。國敗君凶，至于十年而不復者，明其用民之過，而師競之甚也。

三三。震下乾上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謂初九。

動而健，剛中而應。

謂九五。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无妄者，天下相從於正也。正者我也，天下從之者天也。聖人能必正，不能使天下必從，故以无妄爲天。

命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故而爲惡者，天之所甚疾也。世之衰也，則其不正者，容有不得已焉。无妄之世，正則安，不正則危。棄安卽危，非人情，故不正者必有天災。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

妄者，物所不與也。

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勉也。對，濟也。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天下旣已无妄矣，則先王勉濟斯時，容養萬物而已。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所以爲无妄者，震也。所以爲震者，初九也。无妄之權在初九，故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稂不莠，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稂，未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善爲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於盡喪。无妄者，驅人而內之正也。君子之於正，亦全其大而己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古之爲過正之行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夫內足者，

恃內而略外。不足者反之。陰之居陰。安其分者也。六二是也。而其居陽也。不安其分而外慕者也。六三是也。陽之居陽。致其用者也。九五是也。而其居陰也。內足而藏其用者也。九四是也。六二安其分。是故不敢爲過正之行。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夫必其所耕而後穫。必其所菑而後畲。則是揀髮而櫛。數米而炊。擇地而蹈之。充其操者。蚘而後可。將有所往。動則躓矣。故曰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畲。不必其所菑也。不害其爲正。而可以通天下之情。故利有攸往。所惡於不耕而穫者。惡富之爲害也。如取之不失其正。雖欲富可得乎。故曰不耕穫未富也。六三不安其分。而外慕其名。自知其不足。而求詳於无妄。故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或者繫其牛於此。而爲行道者之得之也。行者固不可知矣。而欲責得於邑人。宜其有无辜而遇禍者。此无妄之所以爲災也。失其牛於此。而欲必求之於此。此其意未始不以爲无妄也。然反至於大妄。則求詳之過也。九五以五用九。極其用矣。用極則變廢。故戒之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養其大正也。烏可藥哉。以无妄爲藥。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誰安之。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九四內足而藏其用。詘其至剛而用之以柔。故曰可貞无咎。可以其真正物而无咎者。惟四也。其象曰固有之。固有之者。生而性之。非外掠而取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世有大妄者。六三也。而上九應之。六三外慕於正。而竊取其名。三以苟免可也。至於上九窮且

敗矣。

三三乾下艮上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者乾也。篤實者艮也。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乾不得艮，則徒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矣。以止厲健，以健作止，而德之變不可勝窮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大者正也。謂上九也。故謂之賢。賢者見畜於上九，所以爲大畜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割，火之能熱也。物之相服者，必以其天。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故乾在艮下，未有□□不止而爲之用也。物之在乾上者，常有忌乾之心，而乾常有不服之意。需之上六，小畜之上九是也。忌者生於不足以服人爾。不足以服人而又忌之，則人之不服也滋甚。今夫艮自知有以畜乾，故不忌其健而許其進。乾知艮之有以畜我而不忌，故受其畜而爲之用。不家食者，以艮爲主也。利涉大川者，用乾之功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子論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於不學。漢高帝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厚其學。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小畜之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厲而畜之，故始利而終亨。君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見德而慍，見姑息而喜，則過矣。初九欲進之意无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於災者，六四也。

九二輿說輶。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小畜之說輶，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輶，其心願之，故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乾並進，故曰良馬逐。馬不憂其不良，而憂其輕車易道，以至泛軼也。故利艱貞。九三乾之殿也。故相與飭戒，閑習其車徒，則利有攸往。上上九也。上利在不忘，三利在必戒。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童牛，初九也。牯，角械也。童牛无所用牯，然且不敢廢者，自其童而牯之，迨其壯，雖不牯可也。此愛其牛之至也。豮豕，羝豕也。九二之謂也。有牙而不驚者，羝豕也。不驚則可畜矣。大畜之畜乾也。始厲而終亨。初九陽之微者也。而遂牯之，故至於九二。雖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牯之，其漸可畜。其終雖進之，天衢可也。童而牯之，愛以德也。故有喜，不惡其牙而畜之。將求其用也。故有慶。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獲報，曰慶。孔子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衢者，上之所履而不與下共者也。德有以守之，雖以予人而莫敢受。苟无其德，雖吾不予，夫將有取之者。上九之德足以自固，是以无忌於乾而大進之。其曰何天之衢者，何天之衢有而不汝進也。夫惟以天衢進之，而乾大服矣。

三三震下艮上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

謂上九。

自求口食，觀其自養也。

謂初九。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上止下動，有頤之象。故君子治所以養口者，人之所共知而難能者，慎言語，節飲食也。言語一出而不可復入，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者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爾，初九也。我，六四也。龜者不食而壽，无待於物者也。養人者陽也，養於人者陰也。君子在上足以養人，在下足以自養。初九以一陽而伏於四陰之下，其德足以自養而无待於物者，如龜也，不能守之而觀於四，見其可欲，朵頤而慕之，爲陰之所致也。故凶，所貴於陽者，貴其養人也。如養於人，則不足貴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從下爲顛。過擊曰拂。經，歷也。邱，空也。豫之六五失民，而九四得之，則九四爲由。豫，頤之六五失民，而上九得之，則上九爲由。頤六五有養人之位，而无養人之德，則邱頤也。夫由邱二者，皆匪相安者也。邱以其位，由以其德，兩立而不相忌者，未之有也。六二六三之求養於上九也，皆歷五而後至焉。夫有求於人者，必致怨於其所忌以求說，此人之情也。故六二六三之過五也，皆擊五而後過，非有怨於五也。以悅其所求養者也。由頤者，利之所在也。邱頤者，位之所在也。見利而蔑其位，君子以爲不義也。故曰顛頤拂經于邱頤，征凶。六二可以下從初九而求養也。然且不從而過擊五，以求養於上九，无故而陵其主，故征凶。征凶者，明顛頤之吉也。二陰也。五亦陰也，故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拂頤者，拂經于邱頤也。六二已詳言之矣。因前之辭，故略其實一也。拂頤之爲不義，二與三均也。然二有初可從，而三不得不從上也。故曰貞凶。雖貞於其配，而於義爲凶。由頤之興，邱頤之廢，可坐而待也。其勢不過十年。盍待其定而從之，故戒之曰十年勿用。用於十年之內，則大悖之道也。夫擊其主而悅其配，雖其配亦不義也，故无攸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四於初爲上，自初而言之，則初之見養於四爲凶。自四言之，則四之得養初九爲吉。初九之剛，其始若

虎之耽耽而不可馴也。六四以其所欲而致之，逐逐焉而來。六四之所施，可謂光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既失其民，爲六二六三之所拂而過也。愠而起爭之，則亡矣。故以順而從上，居貞爲吉。失民者不可以犯難，故曰不可以涉大川。

上九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莫不由之以得養者，故曰由頤有其德而无其位，故厲而後吉。无位而得衆者，必以身犯難，然後衆與之也。

三三巽下兌上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陽自內出，據用事之地，而擯陰於外，謂之大過。大者過也。陰自外入，據用事之地，而囚陽於內，謂之小過。小者過也。過之爲言，偏盛而不均之謂也。故大過者，君驕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陵陰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陰之過乎陽之爲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爲福也哉。立陰以養陽也，立臣以衛君也。陰衰則陽失其養，臣弱則君棄其衛，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四陽者棟也。初上者棟之所寄也。弱而見擯，則不任寄矣。此棟之所以橈也。棟橈將壓焉，故大過之世，利有事而忌安居。君侈已甚，而國无憂患，則上益張而下不堪，其禍可待也。

故利有攸往。所利於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則有患。有患則急人。患至而人急。則君臣之勢可以少均。故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初六宜不懼。上六宜遯。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白茅。初六也。所藉者九二也。茅之爲物。賤而不足收也。然吾有所甚愛之器。必以藉之。非愛茅也。愛吾器也。初之於二。彊弱之勢。固相絕矣。其存亡。不足以爲損益。然二所以得安養於上者。以有初之藉也。棄茅而不收。則器措諸地。棄初而不錄。則二親其勞矣。故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卦合而言之。則大過者。君驕之世也。爻別而觀之。則九五當驕。而九二以陽居陰。不驕者也。盛極將枯。而九二獨能下收。初六以自助。則生稊者也。老夫。九二也。女妻。初六也。凡人之情。夫老而妻少。則妻倨而夫恭。妻倨而夫恭。則臣難進而君下之之謂也。故无不利。大過之世。患在亢而无與。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桡凶。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他客。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卦合而言之。則本末弱。棟桡者也。爻別而觀之。則上六當棟桡。初六弱而能立。以遇九二。不桡者也。初

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已。所寄在彼。而隆橈見於此。初六不橈於下。則九四棟隆。上六不足以相輔。則九三之棟橈。以其應也。九四專於其應。則吉。有他則吝矣。棟之隆也。非初之福。而四享其利。及其橈也。上亦不與。而三受其名。故大過之世。智者以爲陽宜下陰。而愚者以爲陰宜下陽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而不能久矣。穉者顛而復孽。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祇以速禍。故曰。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老婦。上六也。士夫。九五也。夫壯而妻老。君壓其臣之象也。故教之以无咎无譽。以求免於斯世。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害。故凶。然其義則不可咎也。

三三坎下坎上習坎。

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爲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也。有孚維心亨。行有尙。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

險故流。流故不盈。

行險而不失其信。

萬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爲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爲信。而以无常形者爲不信。然而方者可斷以爲圓。曲者可矯以爲直。常形之不可恃以爲信也如此。今夫水雖无常形。而因物以爲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遇物而无傷。惟莫之傷也。故行險而不失其信。由此觀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所遇有難易。然而未嘗不志於行者。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盡。而是心无已。則終必勝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勝物者。維不以力爭。而以心通也。不以力爭。故柔外。以心通。故剛中。行有尚。往有功也。

尚配也。方圓曲直。所遇必有以配之。故无所往而不有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朝廷之儀。上下之分。雖有彊暴而莫敢犯。此王公之險也。

險之時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事之待教而後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險而不變。習爲教事。故遇險而能應。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六爻皆以險爲心者也。夫苟以險爲心。則大者不能容。小者不能忠。无適而非寇也。惟相與同患。其勢

有以相待。然後相得而不叛。是故居坎之世。其人可與同處患。而不可與同處安。九二九五。二險之不相下者也。而六三六四其蔽也。夫有事於敵。則蔽者先受其害。故九二之於六三。九五之於六四。皆相與同患者也。是以相得而不叛。至於初上處內外之極。最遠於敵。而不被其禍。以爲足以自用而有餘。是以各挾其險。以待其上。初不附二。上不附五。故皆有失道之凶焉。君子之習險。將以出險也。習險而人險。爲寇而已。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險九五也。小六三也。九二以險臨五。五亦以險待之。欲以求五。焉可得哉。所可得者。六三而已。二所以能得三者。非謂其德足以懷之。徒以二者皆未出於險中。相待而後全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之往也。枕。所以休息也。來者坎也。往者亦坎也。均之二坎。來則得生。往則得敵。遇險於外。而休息於內也。故曰險且枕。六三知其不足以自用。用必无功。故退入于坎。以附九二。相與爲固而已。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樽酒簋二。用缶。薄禮也。納約自牖。簡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與爲主。五非四无與爲蔽。餽之以薄禮。行之以簡陋。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祇猶言適足也。九五可謂大矣。有敵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也。不盈所以納四也。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輸之。故不盈適所以使之既平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夫有敵而深自屈以致人者。敵平則汰矣。故九五非有德之主也。无德以致人。則其所致者。皆有求於我者也。上六維无求於五。故徽纆以係之。叢棘以固之。上六之所恃者險爾。險窮則亡。故三歲不得凶也。

三三離下離上離

火之爲物。不能自見。必麗於物而後有形。故離之象取於火也。

利貞亨。畜牝牛吉。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言萬物各以其類麗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六麗二五。是柔麗中正也。物之相麗者。不正則易合而難久。正則難合而終必固。故曰利貞亨。欲知其所畜。視其主。有是主。然後可以畜是人也。有其人而无其主。雖畜之不爲用。故以柔爲主。則所畜者惟牝牛爲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火得其所附。則一炬可以傳千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爻莫不以相附離爲事。而火之性炎上者也。故下常附上。初九附六二者也。以柔附剛者。寧倨而无諂。以剛附柔者。寧敬而无瀆。瀆其所以附。則自棄者也。故初履聲錯然敬二。以辟相瀆之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中也。陰不動而陽來附之。故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火得其所附。則傳不得其所附。則窮。初九之於六二。六五之於上九。皆得其所附者。以陰陽之相資也。惟九三之於九四。不得其傳而遇其窮。如日月之昃。如人之耄也。君子之至此。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咨嗟而不寧。則凶之道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三无所附。九四人莫附之。皆窮者也。然九三之窮。則咨嗟而已。九四見五之可欲。而不度其義之不可得。故其來突如其。其炎焚如。其五拒而不納。故窮而无所容。夫四之欲得五。是與上九爭也。而上九離之王公也。是以死而衆棄之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王公、上九也。六五上附上九，而九四欲得之，故出涕戚嗟，以明不貳也。六五不貳於四，則上九勤之矣。故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凡在下者，未免離於人也。惟上九離人而不離於人，故其位爲王，其德可以正人，各安其所離矣。而有亂羣者焉，則王之所征也。嘉者六五也，非其類者九四也。六爻皆无應，故近而附之者，得稱嘉也。其嘉之所以能克其非類者，以上九與之也。

蘇氏易傳卷之四

三三艮下兌上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情者其誠然也。雲從龍，風從虎，无故而相從者，豈容有僞哉。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四也。咸其拇者，以是爲咸也。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履，則履之爲累也。甚於桎梏，要不忘帶，則帶之爲虐也。甚於繲紲，人之所以終日躡屨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麓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麓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竝舉，而我不知，此其爲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爲爻也。方其爲卦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猶其爲人也，見其人而不見其體也。六體各見，非全人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

未有不相應者。而皆病焉。不凶則吝。其善者免於悔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九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執。牽也。下。二也。體靜而神交者。咸之正也。艮止也。而所以爲艮者三也。三之德固欲止。而初與二莫之聽者。往從其配也。見配而動。雖三亦然。是故雖三欲止。而不免於隨也。附於足而足不能禁其動者。拇也。附於股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初與二者艮之體。而艮不能使之止也。拇雖動。足未必聽。故初之於四。有志而已。腓之所以无不隨者。以動靜之制在焉。故可以凶。可以吉也。股欲止而牽於腓。三欲止而牽於二。不信己而信人。是以往吝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之所居。心之所在也。方其爲卦也。四隱而不見。心與百體竝用而不知。是以无悔。无朋。及其表之以四也。而心始有所在。心有所在而物疑矣。故憧憧往來以求之。正則吉。不正則不吉。旣感則悔亡。未感則害我者也。其朋則從。非其朋則不從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拇之動。腓之行。股之隨。心之憧憧往來。皆有爲之病也。懲其病而舉不爲者。以无爲之病也。五之所在。

脢也。而脢者。體之不動而无事者也。畏其有事之勞。而咸於无事求。无悔而已。志已卑矣。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爲咸者。口未必不用。而恃口以爲咸則不可。

三三巽下震上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

所以爲恒者貞也。而貞者施於既亨无咎之後者也。上下未交。潤澤未渥。而驟用其貞。此危道也。故將爲恒。其始必有以深通之。其終必有以大正之。方其通物也。則上下之分有相錯者矣。以錯致亨。亨則悅。悅故无我咎者。无咎而後貞。貞則可恒。故恒非一日之故也。惟久於其道而無意於速成者能之。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物未有窮而不變。故恒非能執一而不變。能及其未窮而變爾。窮而後變。則有變之形。及其未窮而變。則无變之名。此其所以爲恒也。故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窮也。夫能及其未窮而往。則終始相受。如環之无端。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照者日月也。運之者天也。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將明恒久不已之道。而以日月之運四時之變明之。明及其未窮而變也。陽至於午。未窮也。而陰已生。陰至於子。未窮也。而陽以萌。故寒暑之際。人安之。如待其窮而後變。則生物無類矣。

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非其至情者。久則厭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風也。故君子法之。以能變爲恒。立不易方。而其道運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之始。陽宜下。陰以求亨。及其終。陰宜下。陽以明貞。今九四不下。初六故有浚恒之凶。上六不下。九三故有振恒之凶。二者皆過也。易地而後可。下沈曰浚。上奮曰振。初六以九四不見下。故求深自藏。以遠之。使九四雖田而無獲。可謂貞矣。然陰陽否而不亨。非所以爲恒之始也。故凶。始不亨而用貞。終必兩廢。故无攸利。夫恒之始。宜亨而未宜貞。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艮兌合而後爲咸。震巽合而後爲恒。故卦莫吉於咸。恒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己而不見彼。則其所以爲咸。恒者亡矣。故咸。恒无完爻。其美者不過悔亡。恒之世。惟四宜下。初自初以上。皆以陰下。陽爲

正。故九二九三六五上六皆非正也。以中者用之。猶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則无常之人也。故九三不恒其德。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傳曰。人而无恒。不可作巫醫。子曰。不占而已矣。夫无常之人。與之爲巫醫。且不可。而況可與有爲乎。人惟有常。故其善惡可以外占而知。无常之人。方其善也。若可與有爲。及其變也。冰解潦竭。而吾受其羞。故與是人遇者。去之吉。貞之吝。善惡各有徒。惟无常者无徒。故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懷非其位。而重下。初六初六。其所欲得也。故曰无禽。上亢而下沈。欲以獲初。難矣。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恒以陰從陽。爲正。六五下卽二。則婦人之正也。九二上從五。則夫子之病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之終。陰宜下。陽者也。不安其分。而奮於上。欲求有功。而非其時矣。故凶。

三三艮下乾上。遯。亨。小利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

陰盛於否。而至於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也。遯以二陰而伏於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而君子遂至於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直棄去而不復救也。以爲有亨之道焉。今夫二陰在內。遯之主也。其勢至

銳而其朋至寡。銳則其終必勝。寡則其心常欲得衆。君子及其未勝而遯。則陰无與處而思求陽。陰思求陽而後陽可以處。故曰遯亨。遯而亨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時常遯。雖有應。不得不逝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浸而後長。則今猶微也。微而忘貞。則廢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有企天之意而不可及。陰有慕陽之志而不可追。遯之象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者皆外向。故初六爲尾首之所趨。尾所不能禁也。遯而不能禁。逝者衆矣。衆逝則我無與處。故危。勢不能禁而往迫之。則陽怒而爲災。故不利有攸往。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遯之主。而與五爲應。則有以固執之矣。方陽之遯。其所以執而留之者。非出於款誠至意。陽不顧也。故必有如牛革之堅者。而又用其黃焉。則忠確之至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雖陽而與陰同體。是爲以陰止陽。徒欲止之而无應於上。止之不由其道。蓋係之而已。彼欲去矣。而以力係之。我惟无疾而後可。一日有疾。則彼皆舍我而去爾。何則。所以係之者恃力也。故曰畜臣妾吉。係者畜臣妾之道。而非所以畜君子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有初六之好。舍其好而遯。則君子吉而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六二九五配也。合其配而遯。故曰嘉遯。猶懼其懷也。故戒之以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應於下。沛然而去。遯之肥也。夫九三牽於二陰而爲之止。我不知勢之不可以不遯而止之。非其利也。然則上九之遯。非獨以利我。亦以利三也。

三三乾下震上。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以大者爲正。天地之至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所以全其勇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乾施壯于震者也。壯者爲羊所施爲藩。故五以二爲羊，三以六爲藩，以類推之。則初九之壯，施于九四。九四藩決不羸，則初九亦觸四之羊也。以其最下而用壯，故曰壯于趾。自下之四，故曰征。衆皆觸非其類，已獨觸其類，觸其類，則有孚於非其類矣。不孚於方壯之陽，而孚於已窮之陰，故雖有孚而不免於凶者，其孚窮而不足賴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初九以觸陽凶，九三以觸陰厲，皆失中者也。九二之於五也，進不觸之，退不助之，安貞而已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羊，九三也。藩，上六也。羸，廢也。九三之壯，施於上六。上六窮陰也。九三壯陽也。以壯陽觸窮陰，其勢若易。然而陽壯則輕敵，陰窮則深謀，故小人以是爲壯，而君子以是爲罔已也。以陽觸陰，正也。而危道也，是以君子不觸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九四有藩，是以知初九之觸也。欲進而消二陽者，九四之貞吉也。外有二陰之敵，而內有初九之觸，此九四之所以有悔也。忿其觸而羸其角，則是敵未亡而內自戰四，以是爲病也。故見觸不投，卽而懷之，以爲其徒，則可以悔亡。故曰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九四自決其藩，而不以羸初九之角，則向之觸

我者止而爲吾用。適所行以壯吾輶爾。臨敵而輶壯。可以往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九二也。六五者。九二施壯之地也。以陰居陽。則不純乎陰。有志於助陽矣。是以釋九二之羊而縱之。故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人皆爲藩以禦羊。而已獨无有。豈非易之至也歟。有藩者羸其角。而易者喪之。羸其角者无攸利。則喪之者无悔。豈不明哉。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觸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於發者。三之觸我。我既已罔之矣。方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也。豈獨羊之患。雖我則何病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壞者也。故无攸利。均之爲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爲吉。

三三。坤下離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以離爲君。坤爲臣。坤之爲物。廣大博厚。非特臣爾。乃諸侯也。故曰康侯。君以是安諸侯也。夫坤順而離明。以順而進。趨於明。无有逆而不受者。故曰錫馬。馬所以進也。錫之馬而使蕃之。許其進之甚也。一日三接。喜其來之至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

未受命也。

三陰皆進而之離。九四居於其衝。欲并而有之。衆之所不與也。初六有應於四。將以衆適四。故進而衆摧之也。夫初六之適四。正也。其以衆適四。不正也。已獨行而不以衆。則得其正矣。故曰貞吉。我雖正矣。而衆莫吾信。故裕之而後无咎。裕之而後无咎者。衆未肯受吾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將進而之五。而四欲得之。故晉如愁如。我守吾正。雖四爲拒。不能終閉也。故受福于王母。六五之謂王母也。以其爲王母。故二雖陰。亦可得而歸之矣。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將適上九而近於四。悔也。雖與之近。而衆信其不與也。故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求得而未必能者。鼫鼠也。六二六三。非其所當得也。因其過我。欲兼有之。而衆不聽。故曰。晉如鼫鼠。九四之有初六。正也。非其正者。固不可得矣。而正者猶危。則位不當之故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四奪其與。悔也。然而衆不與四。是以悔亡。夫以五之尊。而下與四爭。其所附則陋矣。故雖失所當得。勿恤而往。則吉。夫下與四爭。必來來者爭也。則往者不爭之至也。五猶不爭。而四何敢不置之。故其所失。

終亦必得而已矣。苟終於得，則其不爭，非獨四之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剛之上窮者角也。晉其角者，以是爲晉也。以角爲晉，必有所用其觸。三五應也。而四閉之，則上九之所伐者四也。四與上同體，故爲邑也。邑人而閉吾應，无以令之。而至於用兵，道不光矣。此正也。而吝道也。故知戒於危，然後其吉可以无咎。

三三離下坤上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王弼曰：顯明於外，乃所辟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之主在上。六二與五皆其用事之地。而九三勢均於其主，力足以正之。此三者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夫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責必有以塞之。无責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无責於斯世，故近者則入腹，獲心于出門庭。而遠者則行不及食也。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將飛而舉其翼，必見縻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明夷之主，既已失其

民矣。我有所適。所適必其敵也。去主而適敵。主且以我爲謀之。故曰主人有言。主人上六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爻言左右。猶言內外也。在我之上。則於我爲左矣。明夷之世。坤君也。而將廢也。離臣也。而方壯也。自離言之。坤之廢。左股之傷也。六二忠順之至。故往用拯之。愛其忠而憂其不濟也。故戒之曰。徒往不足拯也。馬壯而後吉。馬所以載傷者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二所居。順而不失人臣之則。故可以拯不明之君。有功而不見疑。是以吉也。至於九三。其勢逼矣。雖欲拯之而不可得。故南狩以正之。明夷始自晦也。南狩發其明之地也。以陽用陽。戒在於速。故大首既獲。則不可疾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近不明之君。而位非用事之地。雖以遜免可也。是故入其左腹。獲其心意。而君子莫之咎者。以去其門庭之速也。君子之居此。懼不免爾。既免。未有不去者。既免而不去。懷其門庭。將以有求。則吾罪大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之於上六。正之則勢不敵。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如箕子而後可。箕子之處於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託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實晦。此其辨也。

三三離下巽上家人。利女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

謂二也。

男正位乎外。

謂五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之所以盛者風也。火盛而風出焉。家之所以正者我也。家正而我與焉。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人之道。寬則傷義。猛則傷恩。然則是無適而可乎。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至矣。言之有物也。行之有恒也。雖有悍婦暴子弟。莫敢不肅然。而未嘗廢恩也。此所以爲至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褻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如是何閑之有。初九用剛於家之始。九三用剛於家之成。是以皆有悔也。夫所以至於閑者。惟德不足故也。德既不足。而又忘閑焉。則志變矣。及

其未變而閑之故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有中饋无遂事婦人之正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以陽居陽過於用剛故悔且危也人見其悔且危也而矯之以寬則家敗矣故告之以斯人之終吉戒之以失節之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家人有四陽二陰而陰皆不失其位以聽於陽陽爲政而陰聽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極也故六二貞吉其治也六四富家其極也以治極致富則其富可久此之謂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至也王至有家則是家也大矣王者以天下爲一家家人之家近而相瀆天下之家遠而相忘知其患在於相瀆也故推嚴別遠以存相忘之意知其患在於相忘也故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家人四陽惟九五有人君之德故稱其德論天下之家焉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聖人之意也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九之所信者三也家人之无應者惟三與上而已人皆剛柔相與而已獨兩剛相臨是以終身不忘。

畏也。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故畏人者人亦畏之。慢人者人亦慢之。此之謂反身。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嘻嘻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

三三兌下離上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謂五也。

是以小事吉。

有同而後有睽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說之麗明柔之應剛可謂同矣。然而不可大事者以二女之志不同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而異。晏平仲所謂和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之不相應者惟初與四也。初欲適四而四拒之悔也。四之拒我逸馬也。惡人也。四往无所適无歸之。

馬也。馬逸而无歸。其勢自復。馬復則悔亡矣。人惟好同而惡異。是以爲睽。故美者未必婉。惡者未必狠。從我而來者未必忠。拒我而逸者未必貳。以其難致而捨之。則從我者皆吾疾也。是相率而入于咎。爾故見惡人所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主所主也。有所適必有所主。九二之進。則主五矣。巷者。二五往來相從之道也。使二決從五。則見主於其室。五決從二。則見主於其門。所以相遇於巷者。皆有疑也。何疑也。疑四之爲寇也。然而猶可以无咎者。皆未失相從之道也。特未至爾。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非六之所宜據。譬之乘輿而非其人也。非其人而乘其器。无人則肆。有人則怍矣。故六三見上九。曳其輪而不進。掣其牛而去之。夫六三配上九。而近於九四。九四其寇也。无所應而噬之。未達於配而噬於寇。是以天且劓也。乘非其位。而汙非其配。可以獲罪矣。然上九猶脫弧而納之上九。則大矣。有是大者容之。故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之世。陽惟升。陰惟降。九二升而遇五。故爲遇主。九四升而无所遇。故爲睽孤。元夫。初九也。夫兩窮而後相遇者。不約而交相信。是以雖危而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六五之配九二也。九二之宗九四也。二與四同功。故亦曰宗。膚六三也。自五言二之宗。故曰厥宗。六五之所以疑而不適二者。疑四之爲寇也。故告之曰。四已噬三矣。夫既已噬三。則不暇寇我。我往從二。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之所見者六三也。汙非其配。負塗之豕也。載非其人。載鬼之車也。是以張弧而待之。旣而察之曰。是其所居者不得已。非與寇爲媾者也。是以說弧而納之。陰陽和而雨也。天下所以睽而不合者。以我求之詳也。夫苟求之詳。則孰爲不可疑者。今六三之罪。猶且釋之。羣疑之亡也。不亦宜哉。

三三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艮東北也。坎北也。難在東北。則西南者無難之地也。君子將有意乎犯難。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是故立於無難之地。以觀難之所在。勢之可否。見可而後赴之。是以往則得中也。難之所在。我亦在焉。則求人而不暇。其道窮矣。然此非爲大人者言也。初六九三六四上六。皆因其勢之遠近。時之可否。以斷其往來之吉凶。故西南之利。東北之不利。爲是四者言也。若九五之大人。則不然。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當位而正五也。五之謂大人。大人者。不擇其地而安。是以立於險中而能正邦也。是豈惡東北而樂西南者哉。得見斯人而與之往。其有功無疑也。上六當之。

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九五以大蹇爲朋來之主。以中正爲往來之節。未及於五。難未艾也。犯之有咎。過五以上。難衰而可乘矣。故上六往蹇來碩。而六四以下。皆以往蹇爲病。而其來有先後之差焉。見難而往。難不可犯。窮而後反。人不以窮而後反者爲有讓。以其不得已也。惟初六涉難未深而遽反。不待其窮。是以有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彼四者。或遠或近。皆視其勢之可否。以爲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於五。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已。君子不以爲不智者。以其非身之故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夫勢不可往者。非徒往而无獲。亦將來而失其故也。何則。險難在前。不慮可否。而輕以身赴之。苟前不得進。則必有議吾後者矣。九三往蹇。而其來也。得反其位。則內喜之也。內之二陰。不能自立於險難之際。待我而爲捍蔽。是故完位以復我。我之所以得反者幸也。至於六四。則九三躡而襲之矣。外難未夷。而歸遇難。故曰往蹇來連。連者。難之相仍也。實陽也。九三以陽居陽。其有乘虛而不敢者乎。故曰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是以正位不動，无往无來，使天下之濟難者，朋來而取節焉，謂之大人，不亦宜乎？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六爻可以往者，惟是也。故獨享其利，天下有大難，彼三人者皆不能濟，而我濟之。既濟而天下不吾宗者，未之有也。故曰：往蹇來碩，利見大人者，明上六之有功，由九五爲之節也。內與貴皆五之謂也。

三三。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所以爲解者，震也。坎也。震，東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東北解者之所在，則西南所解之地也。在難而思解，處安而惡擾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難，我往則得衆，故利西南。及其无難，我往則害物，故來復吉。復者，復東北也。東北有時而當復，是以不言其不利也。來復之爲吉者，九所往之時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則難深而不可解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解有二陽，九二有應於六五，而九四有應於初六，各得其正而分定矣。惟六三者，无應而處於二陽之

間兼與二陽而解。始有爭矣。故解之所疾者。莫如六三也。六三欲以其不正亂人之正。故初與五皆其所疑而咎之。以其疑而咎之也。故特明其无咎。曰此與九四剛柔之際也。於義無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之所當得者。六五也。近而可取者。初六六三也。此之謂三狐。三狐皆可取。而以得六五爲貞吉也。此之謂黃矢。黃。中也。矢。直也。直其所當得也。是以六五爲黃矢。釋其所不當得之三狐。而取其所當得之一矢。息爭之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三於四爲負。於二爲乘。乘而不負。若負而不乘。猶可以免於寇。寇之所伐者。負且乘也。夫三苟與四而不與二。則四不伐。與二而不與四。則二不攻。所以致寇者。由兼與也。二與四皆非其配。雖貞於一。猶吝也。而況兼與乎。醜之甚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六三。朋。九二也。三來附已。解而不取。則二信之。未當位者。明勢不可以爭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九二之配也。而近於四。六三欲附於二與四。故疑而疾之。夫以六五之中直。豈與六三爭所附者哉。而六三以小人之意。度君子之心。故六五維有解。吉。維有解者。无所不解之謂也。近則解四。遠則解

二。是以六三釋然而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者六三也。墉者二陽之間也。悖者爭也。二陽之所以爭而巳者。以六三之不去也。孰能去之。將使二與四乎。二與四固欲得之。將使初與五乎。則初與五二陽之配。三之所疑也。夫欲斃所爭而解交鬪。惟不涉其黨者能之。故高墉之隼。惟上六爲能射而獲也。隼獲爭解。二與四无不利者。

三三。兌下艮上。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自陽爲陰謂之損。自陰爲陽謂之益。兌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爲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爲艮。則益上也。惟益亦然。則損未嘗不益。益未嘗不損。然其爲名。則取一而已。何也。曰。君子務知遠者大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

損下而下信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知所以損我者。凡以益我也。則信之矣。損者下之所患也。然且不顧而爲之。則其利必有以輕其所患者矣。利不足以輕其所患。益不足以償其所損。則損且有咎。是故可以无咎者。惟元吉也。上之所以損我者。豈徒然哉。蓋吉之元者也。如此而後无咎。

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有孚元吉无咎。爲上卦言也。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爲下卦言也。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然而下不可以无貞也。以損之道爲上行。而舉不可貞。則過矣。故損有可貞之道。九二是也。皆貞而不往。則无上。皆往而不貞。則无下。故可貞利有攸往。有往者。有貞者。故曰曷之用。曷之者。擇之也。二簋。兌之二陽也。兌本乾也。而六三以身徇上。故自陽而變爲陰。初九九二。意則向之。而身不徇。故自如而不變也。祭祀之設簋也。亦以其意而已。我豈予之。神豈取之哉。君子之益人也。蓋亦有无以予之。而人不勝其益者也。然此二陽皆有應於上者也。初九遯往。而九二征凶。故曰二簋應有時。言雖應而往有時也。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初九已事遯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遯往。尙合志也。

彖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損益視盈虛以爲節者也。初九陽之未損。則方盈也。六四陰之未益。則猶虛也。下方盈而上猶虛。則其往也不可後矣。故我雖有事。當且已之。而遯往也。其往也自我。則損之多少。我得酌之。若盤桓不進。迫於上之勢而後往。則雖欲酌之。不可得矣。其損必多。故勢不可以不損者。惟遯往可以无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初九已損矣。六四已益矣。九二之於六五。不可復往。故利貞征凶。其迹不往。其心往也。故弗損益之言。九二以无損於己者。益六五也。兌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爲志者。初九迹與心合。故曰尙合志也。九二則其心向之而已。故曰中以爲志也。夫以損己者益人。則其益止於所損。以无損於己者益人。則其益

无方。故損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損己者益人。而損之九二。益之九五。皆以无損於己者益人。以其无損於己。故受其益者。皆獲十朋之龜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兌之三爻。皆以益上爲志。故曰三人行。卒之損己以益上者。六三而已。故曰損一人。且曰一人行也。友九二也。六三以身徇上。使九二得以不征。此九二之所深德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以心言之。則三人皆行。以迹言之。則一人而已。君子之事上也。心同而迹異。故上不疑。苟三人皆行。則上且以我爲有求而來。進退之義輕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遄者。初九也。下之所損者有限。而上之求益者无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則夫遄者喜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酌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從我也易。故遄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者。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我不知其所從來之辭也。十朋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龜之益人也。豈有以予人。而人亦豈有所取之。我亦效其智而已。六五之於九二。无求也。自上祐之。而二自效其智。雖欲避之。而不可以其不可以避。知其非求也。故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者受益之地。不可以有損。而六三之德。不可以无報也。故以无損於己者益之。則大得其志矣。六三忘家而徇我。我受其莫大之益。苟安居而无所往。則是以其益厚已而已。故利有攸往。然後有以受之。而无愧也。

三三震下巽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六四自損以益下。巽之致用。未有如益者也。故曰木道乃行。涉川者。用木之道也。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天施。乾爲巽也。地生。坤爲震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君子之視民。與己一也。益者要有所損爾。故時然後行。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懲忿窒慾。則上之爲損也少。改過遷善。則下之蒙益也多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益之下。損之上也。故知損則知益矣。逆而觀之。益之初九。則損之上九也。自初已上。无不然者。惟其上

下內外不同。故其迹不能无少異。若所以益初之情。處事之宜。則損益一也。損之上九。益之初九。皆正受益者也。彼之所以自損而專以益我者。豈以利我哉。將以厚責我也。我必有以塞之。故上九利有攸往。而初九利用爲大作。上之有爲也。其勢易有功。則其利倍。有罪則其責薄。故損之上九。僅能无咎而已。正且吉矣。下之有爲也。其勢難有功。則利歸於上。有罪則先受其責。故益之初九。至於元吉。然後无咎。何則。其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則損之六五也。六五所獲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六二所獲之龜。則九五惠心之益也。是受益者。臣也。則以永貞於五爲吉。王也以享帝爲吉。皆受益而不忘報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之六三。則損之六四也。或益之者。人益我也。益之者。我益人也。六四之於初九。損其疾以益之。六三之於上九。用凶事以益之。其實一也。君子之遇凶也。惡衣糲食。致穀以自貶。上九雖吾應。然使其自損以益我。彼所不樂也。故六三致穀以自貶。然後能固而有之。彼以我爲得其益。而不以自厚也。則信我而來矣。故曰有孚中行。益以六二爲主。則初與二皆得爲公告者。有以語之益之也。禮之用圭也。卒事則反之。故圭非所以爲賄。所以致信也。上九之益六三。以信而已。非有以予之。而六三亦享其信。而无所取也。則上九樂益之矣。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益之六四則損之六三也皆以身爲益者也六四中行而益初九豈特如上九用圭而已哉非徒告之乃以身從之夫能損身以徇人者此以益爲志也初九本陰也六四本陽也而相易也故初九爲遷國也六四自損而初受其益初九之遷六四資之故初九利用依我而遷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之九五則損之九二也惠之以心則惠而不費九二益之以弗損之益而九五惠之以不費之惠其實一也夫不費之惠其有擇哉故勿問元吉我惟信二也故二信我我惟德二也故二德我有孚惠我德永貞之報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大得六二之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之上九則損之初九也二者皆不樂爲益者也故損其疾用凶事而後能致之初九在下勢不得已故已事遄往而上九則益不益在我者也且損上益下君子之所樂而小人之所戚也故至於上九特以莫益勿恒之凶戒之莫益之者非无以益我固曰莫益勿恒者非不可恒我固曰勿恒莫與勿者我之偏見不廣之辭也衆莫不益下所謂恒也我特立是心而勿恒之凶其宜矣上者獨高之位下之所

疾也。而莫吾敢擊者。畏吾與也。莫益則無與矣。孔子曰。無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故或擊之上九之致擊。如六二之致益。徒有是心。而物自有以應之。故皆曰或。或者物自外來而吾不知也。

